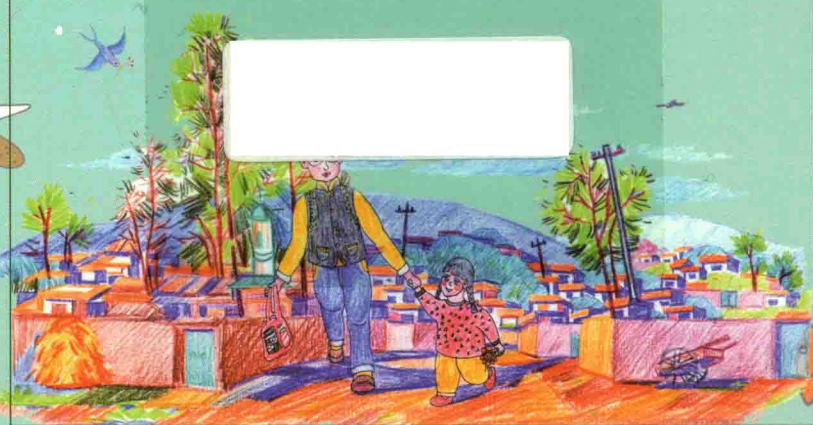


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

蓝月亮

冶生福 著



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

蓝月亮

冶生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蓝月亮 / 冶生福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16.12

(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225-05300-4

I. ①蓝… II. ①冶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6071 号

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

蓝月亮

冶生福 著

出 版 人 樊原成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: 810001 电话: (0971) 6143426 (总编室)

发行热线 (0971) 6143516 / 6137731

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5300-4

定 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风筝，风筝飞呀飞 /1
- 第二章 断翅的蝴蝶 /64
- 第三章 麦草堆外的月亮 /107
- 第四章 城市在耳朵里 /153
- 第五章 乡村的声音 /205

第一章 风筝，风筝飞呀飞

1

虽说已是春天，青藏高原尚未褪尽的寒意逼得那些草儿花儿们又开始睡回笼觉，一阵紧似一阵的挟带着砂粒的风不停地摇晃着窗玻璃，窗玻璃不耐烦地抖着，谁让这是个高原的春天呢？

屋内一片凌乱，你的玩具依然摆得那么整齐，可是我宁愿这些玩具凌乱，因为你很久没有玩这些玩具了，有时我故意把这些玩具放在你面前，可你总是小心地跨过它们，我不得不把它们摆得整整齐齐。

屋内是你和我，屋外是寒风呼啸。

这一个冬天，我一遍遍地想着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她还能用火柴给自己带来温暖，可是我们用什么来温暖自己呢？

我想，这些时间各大医院的神经科、脑外科的医生都快认识了我，但那又能怎样，他们的表情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重生希望，一次又一次地浇灭我的希望，我只能抱着你来往于各大医院。

你母亲走了。

可是你却像没事人一样，没有表情，没有悲伤，也没有过多的言语。我宁愿你哭一声，喊一声，我宁愿你大吼大叫，去寻找你的母亲，那样我想她也不会走，而你依然沉浸在你的世界里，冷静地看着她摔门而去。

从此，我和你一天到晚枯坐在屋里，窗外是无穷尽的寒风。

这样的季节，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心情，你坐在我对面，手里紧握着那把你视作生命的直尺。我坐在你对面，我能看到你眼瞳里的我，可是你能看到我眼瞳里的你吗？

你双手支着下巴，看着你漆黑的眼瞳，我知道我得说点儿什么。面对你星星样的眼睛，我不得不郑重起来。你不知道我将要说些什么，所以你不用紧张，你也不会紧张。

我的孩子，在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下午，我只不过想说说自己，说说关于重新长大的一些故事。

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小虾虎鱼？孩子，放下你手中的直尺吧！

……小虾虎鱼长大了，突然有一天，它闷得喘不过气来，拼命跳出小河。

周围依旧是那样平静，一道瀑布从山上像白布似的扯下来，重重地落在潭里，发出大鼓一样的声音。另一些小虾虎鱼小心地躲开湍急的水流。树林里依然平静，不时传来几声鸟叫。天空依旧晴朗，还能看到鸟儿长长尖尖的嘴巴，冷不防这些鸟儿会突然冲下来，深深地把嘴巴刺进水中，叼出一条惊恐的鱼。

这时，小虾虎鱼突然看到另一条虾虎鱼竟然一次次地冲向瀑布，好奇使它游到瀑布附近，瀑布周围的景象让它大吃一惊，它发现成千上万条虾虎鱼冲向瀑布，瀑布的激流冲散了它们，但它们马上又游进瀑布里。

孩子，把那直尺扔了吧！算我求你了。看着你无动于衷的表情，我真想发怒，但是我记起了你奶奶的话，我悄悄地收起了我的怒火。

……耳边是轰轰的水声，小虾虎鱼第一次感受到恐惧，它看到不少同伴被轰轰的水流打晕过去，肚皮朝天随水漂荡。小虾虎鱼用吸盘一样的嘴把晕过去的同伴拖到深水里，因为空中的飞鸟正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注意着潭里的一举一动。它们不时向潭里俯冲，一条条晕厥的小虾虎鱼在它们长长的嘴巴里醒过来，但为时已晚，它

们扭动着身体，身上的水珠在阳光下发亮。

看着草鱼流线型的身体，看着金鱼圆嘟嘟的嘴巴，小虾虎鱼讨厌起自己来，它游得不快，还长着一张丑陋的吸盘一样的嘴巴，有时它想自己到底算不算一条真正的鱼呢！

每当它讨厌自己的嘴巴时，它的母亲总会静静地游到它身边，说世界上不会有无用的东西。

而如今小虾虎鱼的母亲和父亲都走了，它到处找，总是找不到。有人说，总有一天你要长大，你长大时，你会找到你的父母亲！

那条被它拖到深水里的小虾虎鱼终于醒过来了，它舒展了一下身体，摇了摇尾巴，又冲向瀑布。小虾虎鱼吓坏了，又紧紧贴上去，说：“那里有瀑布，那里有鸟儿！”

那条虾虎鱼笑了：“我们小虾虎鱼，生来就是要爬山的！”

“爬山！鱼儿爬山！”

“对，爬山！我们这个吸盘样的嘴就是用来爬山的，而不是用来吃饭的！看见了吗，瀑布后面，就那儿！”

小虾虎鱼努力睁大眼睛，又往前游了游，这时它才发现透过瀑布的激流，许多条小虾虎鱼紧紧地用吸盘贴在瀑布后面的山壁上，靠瀑布飞溅的水滋润着身体。

一些小虾虎鱼在瀑布的冲击下，重重地跌入潭中。看着这些景象，小虾虎鱼不由地往后游了几步。

那条小虾虎鱼笑了：“只有最勇敢的虾虎鱼才能爬上去！”

“山上有什么？”

“你爬上去才能知道！”……

孩子，孩子你睡着了吗？我轻轻走过去，把你抱到床上，为你盖上被子，我关了你的手机，把你一直攥在手里的直尺放在你枕头边上。面对你视若生命的直尺，我只能摇头无语。

今晚的夜空比平常美了很多，透过楼房的玻璃窗，还能看到稀稀拉拉的星星，

与乡村的星星相比，这些不过是微弱的萤火虫罢了，但能在城市水泥的森林里看到星星，也是一种奇迹了。

孩子，我知道你太累了！休息吧，这些天，我也累得像条狗，见到躺的地方就想趴下不起来，我的灵魂都想脱离我这疲乏的躯体，但有时我们得停下来，等等我们落在半路上的灵魂。

孩子，我始终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，肯定也带着你的使命，尽管你与别的孩子不同，尽管别人觉得你就像那天空孤独的星星。

倒是我，活了这么多年，反而不知道自己的使命，我只知道，一天到晚地活着，没有感情地活着，照你妈妈的话，我整个人都活成抹布了——抹布是什么，是那种扔在哪儿都可以，是那种擦哪儿都可以的脏抹布。

我是从什么时候活成抹布的呢？我想应该是从知道你得病的那一刻开始的，还应该你妈妈和我为你吵架的那一刻。

你看你看，你真调皮，又掀开被子坐起来了。

你说什么，哈哈，小虾虎鱼爬上山想吃糖果！

也对，对于一个贪吃的小虾虎鱼来说，糖果可是个大理想！

什么，小虾虎鱼还想得到直尺！应该能得到，只要它没得自闭症，我心里泛起一丝丝悲凉，或许在你眼中，我的价值还比不上你手中的直尺。

真的，我不骗你！

那么，你是不是觉得小虾虎鱼要的不光是这些东西？

那是什么东西呢？还是我继续给你讲小虾虎鱼的故事吧！我微笑着，看着你黑黑的眼瞳，可是我的母亲、你的奶奶能看到你的黑眼瞳吗？

……小虾虎鱼在瀑布底下看到千万条虾虎鱼挤着爬着冲向山崖，猛烈的河水冲着那些鱼，在一片水汽朦胧中，它们的眼睛亮得发黑，像一盏盏灯泡探寻着各自的目标，一小块突出的石头、一根根摇晃的树枝，都能成为小虾虎鱼往上爬的凭借物。

一种神圣感在小虾虎鱼心里慢慢滋长出来，它的尾巴游得更有力了，它的嘴巴

一张一合，似乎都能吞得下整个潭水，它跳出水面，朝上望，原来的悬崖峭壁似乎矮了许多。

小虾虎鱼的母亲笑了，说：你要爬上这座山，得先甩甩尾巴，看看溅起的水花能不能飞到那根树枝上……

我每天都给你讲故事，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应该是从你得病那天开始的吧。据说古代阿拉伯有一个残暴的君王，他过一夜就杀一个女孩，但有一个女孩，她夜夜讲故事，夜夜留悬念，讲了一千零一夜，活了下来，因为她有坚定的信念。而我却没有这样的信念，你的未来，你的疾病，我无法预知。我是多么殷切地盼望着你不再是一颗孤独的星星呀，我多么殷切地盼望你打碎自闭症的玻璃壳呀！这一切，我只能祈祷。

你终于睡了，但愿造物主让你在梦中变成一条勇敢的小虾虎鱼！

夜色很浓，远处的星星隐约在一派灯光中，这些城市的灯光装点着我们的梦想，又遮蔽着我们的梦想。

明天又是个晴天，最近我特别想回故乡，带上你，像一条小虾虎鱼样回到故乡！

我还得好好想想明天带你去哪些地方，还得准备给你讲些什么故事，不，是真事。是关于一个人成长的真事！

2

我终于决定带你回故乡，现在我们家有了车，有了房子，但我们没有了灵魂。

我还是决定坐公交车回故乡。我是坐着公交车从故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的，应该坐着公交车从这依然陌生的城市回到故乡。

公交车是联系农村和城市的唯一纽带，就像你手中的直尺一样，是联系你和这个世界唯一的纽带，成为我们各自生命的一部分。

但我还是觉得直尺不应该是你生命的大部分，应该是你抛弃的，我不相信你的

世界真是一个凝固的空气，我也不相信你是一个孤独的星星，我相信每一个孩子从造物主那里来，必然带着自己的使命，只是有些人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尘世里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使命。

乡村公路在我们面前惊心动魄地铺展开来，两边的树木快速向后退去，窗外的影像像多年前的老电影，更像多年前重复出现的那个梦，不断涌现在我眼前。

凉爽的风“呼呼”地从半开着的车窗肆无忌惮地灌进来，把我前面一个女人的纱巾吹得飘来飘去，在这样的风中，一种莫名的喜悦包围了我，我高兴地拍了拍你，而你怕冷似的缩成一团，手里紧紧握着你的直尺。

车里坐满了人，但不拥挤，你小心地躲避着众人的目光，蜷缩在我的手臂下。我的孩子，这只不过是呼呼而来的风而已，这个世界真有那么可怕吗？这个世界难道真在你周围竖起了一道厚厚的玻璃墙吗？那么究竟是谁在你周围竖起了这道墙，我能不能找到他？如果我的母亲、你的奶奶在我们身边就好了，她漆黑的眼睛能看到你的心灵深处，她的手掌能抚平你心头的伤痕，只有经历过无数次磨难的她才有这种治愈功能。

我用手扳着你的头，让你看窗外，避开车上咄咄逼人的目光，那些目光是何等毒辣，他们已从你僵硬的表情中知道了你的一些情况。我想让你躲开那些像鞭子一样的目光，可是你倔强地不看窗外，不想躲开那些善意或幸灾乐祸的目光。

你定定地看着你前面的椅子，你定定的眼神引来了更多奇怪的眼神。我微笑着，一一应对那些眼神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就是在人们这种眼神中熬过来的，叹息是别人的，泪是我的，苦是我的。叹息和同情就像这窗外的风一样，围绕着你，永远吹不进你的心里。

孩子，抬起头看看窗外吧！想当年，我可是怎样贪婪地望着窗外，怎样贪婪地盼望着看到城市的影子，怎样贪婪地闻着汽油的味道，那种心情就像我现在怎样盼望闻到家乡的味道一样。

眼前的绿色塑料椅背终于让你感到疲惫，你倒在我怀里睡着了。

窗外的风依然“呼呼”地刮进来，就像多年以前“呼呼”地刮进来。

“孩子，孩子，你看，快到那条斜土路了，那条斜土路！”

你看了一眼又歪头睡去，我只好让你睡得更舒服点儿。

那年我八岁，哥哥由素夫比我大四岁，我在一年级，他在二年级。

青海的冬天还没有完全离开，青海的春天总是迟迟不来，就像喜欢睡懒觉的孩子，叫醒了又睡着了，这几天，我们拼命地和时间赛跑，抓紧一切时间玩耍。

哥哥由素夫和我有一个很大的风筝，比起现在的风筝，它谈不上漂亮，甚至有点儿丑陋，但它每次都飞得最高，能在天空中慢慢变成一个黑点。

我们每天带着塑料风筝跑在灰尘弥漫的风中，把它从土路的这头拉到那头，它拖着长长的塑料，在黄风中“呼啦啦”乱响，跟塑料尾巴一样呼啦的还有我们的心。

哥哥在风中扶住风筝，我拿着线轴跑，我们的风筝做得很大，也很重，只有起大风时才能放到天空中，所以大部分时间，我们的风筝总是被我们在这条斜土路上拉着跑来跑去。风筝尾巴在我们身后“哗啦啦”地响。

除了我和哥哥由素夫外，还有一个人跟着我们放风筝，她就是莲。

莲穿一身水红的毛衣，梳着两只羊角辫，在这土天土地里，我们一个个被黄土吹成了土人，一闭眼，总能感觉到眼皮上的尘土“哗啦啦”地往下落；一动嘴巴，上嘴唇的土就能落到嘴里，硌得牙都酸了。

可是莲不同，黄土似乎总是在远离着她，她脸上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她身上永远都看不到黄土的痕迹，即使黄土落到她身上，她轻轻一拍，那黄土总是听话地落下去，不像我们，一拍就是尘土飞扬。

我母亲喜欢摸莲的脸，摸着摸着，母亲的眼泪就会无声地落下，而莲会懂事地擦去母亲的眼泪。

母亲说，我们当中只有莲最听话，只有莲懂母亲的心，只有莲最干净，只有莲会成大事。

听着听着，我心里就不舒服，凭什么这么说，我和哥哥才是母亲的亲生儿子，而莲不过是隔壁的女儿，可是不舒服归不舒服，我和哥哥永远比不上莲。
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是一个傍晚，晚霞在天空绽放出一朵朵大丽花，那大丽

花大得能盖住我们的村庄，那淡红色一直从学校铺到我们家的屋顶上方，远远望去，逶迤的群山罩在一片红云当中，或许是因为这美丽的红云，我们边走边玩，回家晚了。

我们三个人背着书包你推我搡、摇摇晃晃地走在小路上，小溪在我们身边“哗啦啦”地吵个不停，也无非是我们往它身上扔了几块石头而已。溪水被天上的红云染得红通通的，溪水里的石头亮闪闪红莹莹的，脱胎换骨变成红宝石，刹那间我们都被这美景震住了，三个人不再说话，静静看着天空。

“扑通”的一声，溅起的泥水弄湿了莲的裤腿，莲心疼地看着裤腿，弯下腰，拿出一块手帕，细心地擦了起来。

“扑通”，又一块石头落在水中，这下，莲的两个裤腿全湿了。

我们连忙转过身来，一看吓了一跳，我们身后站的是学校里的小霸王，外号铁锤头。铁锤头有一张圆脸，好像他嘴里永远含着两颗杏子，永远像一个气球，所以私下里有人叫他圆气球。他的一个舅舅在学校里当总务主任，所以他在校园里总是横行霸道。

这段时间乡上电影院上演《少林寺》，他一天到晚打打拳踢踢腿，他的书包里带着一个装满沙子的小布袋子，一下课他就把它挂在教室后墙上，领一帮人打沙袋。一次打沙袋不小心打到挂袋子的钉子上，刮破了皮，他龇着牙想努力笑一声，可疼痛让他笑不出来，大家都想笑不敢笑，最后他痛得没办法，只好请假回了家，第二天，他来学校时手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。

但他始终认为他练成了铁锤功，喜欢戴一对黑色的护腕，用他那双铁锤似的手到处打东西，遇到软点的土呀泥呀什么的，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挥拳上去，在上面打下一个个深深的窝，边盯着那些窝，边等着我们夸他。如果遇到硬点的东西，比如教室的木门什么的，他就会拿出一块手巾（手帕），细心地缠在手上，再狠狠地打出去。在铁锤头的世界里，他总是提着铁锤样的拳头走来走去，见东西就打。拳头打出去后，有时铁锤头面不改色，有时疼得脸都变色了，可他还是硬忍着，直到我们离去，才揉一揉手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总在心里得意着他痛得变形的脸。

但我们不敢笑，怕这铁锤会落到我们身上，柔软的肉哪儿能抵挡他的铁锤呢？

他先是打学校教室的门，后来手上缠着毛巾打玻璃，最后他发现打人最舒服，于是他不停地找借口把他的铁锤狠狠地打在同学们的身上，他的铁锤头几乎打遍了我们的同学。只有一个人他没打过，那就是莲。

此时，我们身后是辉煌的夕阳，我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，我和哥哥站在溪边紧张地望着他，铁锤头和另外两个喽啰看着我俩，他们的眼里全是蔑视和挑衅，还夹杂着一丝嫉妒，一丝恨。

我知道他恨我兄弟俩的原因，在班里只有莲跟我俩好，而莲对铁锤头看都不看一眼，铁锤头有时找机会跟莲借东西，莲不理不睬，总是让我给铁锤头找东西。这让铁锤头非常不高兴，所以他恨我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今天他们终于挡在我们前面了，其中一个还动手翻起莲的书包来，我气得脸都白了，可是又怕铁锤头，我知道铁锤头的厉害，我听到过铁锤头落在同学身上时的“咚咚”声，也听到过同学们的哭声。他在每一次拳头上下了十二分的力，除了那些跟班。

看到这种情况，哥哥挺着瘦弱的身子向铁锤头迎过去，哥哥与铁锤头个头差不多，但身体相差太多。铁锤头是一个肥硕的土豆，而哥哥是细腰麻秆，我使劲拉哥哥的手，哥哥甩掉了我的手。铁锤头面对哥哥的愤怒似乎有了点儿怯意，但另外两个人朝哥哥围了过来。不知是谁先动的手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几个人扭打在了一起，我却在后面发抖，最后他们把哥哥扔进小溪里，哥哥全身湿透了，泥水糊了哥哥一脸。

莲狠狠地盯着铁锤头，盯得他低下了头。

铁锤头说：“以后你们谁跟莲走，我就打谁！”

哥哥说：“谁要是欺负莲，我就打谁！”

铁锤头的脸奇怪地抽搐了几下，三个人顺着溪水渐渐远去。

莲用她的手帕擦着哥哥衣服上的泥巴，很快手帕脏了，莲又默默地把手帕放到溪水里揉。我知道这块手帕是莲的父亲从远方捎给莲的，莲平常都舍不得用，此刻我一闭上眼，眼前全是那块弄脏的手帕。

我们三个人谁也没说话，西边粉红色的晚霞渐渐变成深红色，最后又变成黑褐色，夜色随即吞没了我们。

那天，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羞耻，从那以后，莲的那块脏手帕总晃动在我眼前，不停地抓着我的心脏。

哥哥在牛圈里吊了一个沙袋，里面装了半袋沙子，用一根绳子吊在木梁上，每次牛进圈时，总会蹭到沙袋上，牛不习惯，一挨到沙袋又跳又踢，后来才慢慢安静下来。

谁也不知道我们兄弟俩在牛圈里干什么，只有莲知道，有时她也会跟进来，静静地看着我们。

这几天我们放学都很早，一放学三个人就早早回家，母亲听到我们响天动地地走进家门，在窗台上给我们放好了三杯茶。把书包扔在炕上，几口凉茶灌下肚，我和哥哥就坐不住了，莲则在一边安静地写作业。

我俩给牛添了些草，钻进牛圈里，牛圈里没有牛，一切安安静静的，那只破沙袋安静地吊在牛圈中央，一缕阳光从牛圈的窗户里钻进来，柔和地落在那只沙袋上。

现在牛圈终于安静下来，我们兄弟俩望着沙袋，一种虚无感笼罩着我们，我们都记着那天铁锤头打我们的事，记着哥哥发湿的裤子，记着莲的脏手帕。

我的拳头挥起来了，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一拳把沙袋打过去，哥哥又把沙袋打过来，我又来了一手横肘扫千军，沙袋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，此时我俩成了功力雄厚的少林寺和尚、武林高手，里摆腿，外摆腿，里合拳，外合拳，无敌铁肘，一时间，牛圈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。

莲站在牛圈门口，透过弥漫的沙土静静地望着我们，我俩更来劲了，牛圈里弥漫的沙土味更浓了。正打得热火朝天，我脚底一滑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摔在地上。

原来今天忘了铲牛粪，我一脚踩在牛粪上，直挺挺地躺在牛粪堆里。莲捂着肚子，蹲在门口，笑得花枝乱颤。哥哥也望着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气急败坏地站起来，把气撒到沙袋上，一拳比一拳快，一拳比一拳重，只一会儿时间，我的手又麻又疼，沙袋在牛圈里晃来晃去，绳子磨着横梁发出“吱吱咕

咕”的声音，我眼前只晃动着铁锤头的眼神和莲的脏手帕。

母亲听到响声，摸摸索索地站在牛圈门口，努力地用耳朵捕捉着牛圈里的声音，她那空洞的眼神让我心疼不已。莲在旁边扶住了母亲，母亲说：“干什么呢，这么吵！”

哥哥说：“我俩铲牛粪！赛尔东踩牛粪上滑倒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摔坏了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，牛粪软着哩！”

莲笑了。

一天，哥哥悄悄地拉我到一個地方去，远远地就听到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传过来。

拐过墙角，一丛粉红的碧桃花从高高的墙上垂下来，苦住了半面墙，把整堵墙装饰得精精神神的，经过一夜大风，一些花瓣飘落在墙根之下。

再拐过一个巷道，哥哥把我拉进一户人家，推门一看，院子里堆满了石头，横七竖八的石头把院子弄得凌乱不堪。一个老人戴着白顶帽，坐在石头中间，他在石头堆中的姿势，让人感觉他就是一块石头。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锤和一把短钢钎，面前摆着一片石磨。他头也不抬，面对石磨，把钢钎沿着石磨纹路叮叮当当细细地凿下去，石磨上磨平的纹路在老人的钢钎下一点一点地深起来。

老人说：“站在门口也不动弹，木头桩桩吗，快过来帮我抬石头！”

哥哥似乎很熟悉这里，拉着我抬石头，直抬得腰酸背痛，才听得老人说：“由素夫，你要的东西在北房的墙角里，你好好不上学，做什么奇形怪状的石头！你父亲回来，我要告他一状！”

我们笑了，老石匠是村里脾气最好的人，从不对人说横话，他只和石头说话，只对石头发脾气，所以那些石头在老石匠的手里一个比一个乖。

我看见了哥哥做的石头东西，两个圆石头中间钻了一个眼，那石眼被石匠钻得圆溜溜的。

哥哥抱了一个，让我抱另一个。

前脚刚踏上门槛，老石匠对哥哥说：“由素夫，最后在眼上多钉几个木楔子，石头掉下来会砸折脚！”

哥哥高兴地应了一声。

我们在拐角处遇见了铁锤头他们三个人，我俩一人抱一块石头，没理他们，往前走了几步，铁锤头追上来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我和哥哥一声不吭，继续往前走，铁锤头跟着我们走了一段路，我想好了，如果铁锤头今天找我们事，我就把石头扔到他脚背上。铁锤头跟过一个巷道，没再跟上来，哥哥长吁了一口气，把圆石头放在地上，一直坐到太阳跳到西墙头上。

两块圆石头终于抬到了家，我满头大汗，哥哥像一头快累死的毛驴，一个劲儿地喘粗气。但哥哥就是哥哥，他喘了几口粗气，便找来一根白蜡棒，把两块石头往木棒上套，石头眼大了点儿，木棒套上去松松垮垮的，哥哥找了根沙棘棒，用斧头小心地削成尖尖的木楔子，把它们牢牢钉进棍子两头的石头眼里，最后又根据石匠的建议，把烧融了的白矾倒进楔子中间，凉了后，两块圆石头牢牢地固定在白蜡棒上。

我问哥哥：“用这干什么？”

哥哥说：“练力气！”说完，两手握住白蜡棒把两块圆石头往上举，还没有举起来，哥哥的脚步先乱了。我连忙往旁边一闪，两块石头砸在我站着的地方，哥哥的脸吓白了。

我过去，试了试，只能举到腰上。

从此，除了练沙袋，我俩每天还举石头。做这些时，我们都不说话，都在刻意地回避着那天小溪边发生的事。

3

孩子，如你所感觉到的，故乡的春风如父亲的手，粗糙中带点儿体贴，如母亲的脸颊，永远都是软绵绵的。你走在我前面，故乡的春风穿过你手中的直尺，穿过你的脑袋，我不知道它是否穿过你的灵魂，你看世界的眼神依然迷离。

你在河水前停下来了，小心地望着眼前的河，河并不大，你只是出神地看着，这条河就是我和哥哥小时候跳过来跳过去的河，时光在我们每一次的跳动中悄悄地

改变着什么，我是多么希望这条河也能改变你看世界的眼光！

提起这条河，还不得不说我和哥哥的事。

……那时莲喜欢画画，她是班里的美术班长，美术课上全班同学都喜欢围在她身旁。

放学后，莲最喜欢给我母亲绣花。一到假期，她就来找母亲，她从母亲的竹篮里拿出各种各样的丝线，光我说不出的绿色就有好几种，莲却认识它们，它们也认识莲。每一种颜色的丝线都在她的手里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，深绿的旁边是浅绿，浅绿的旁边是淡绿，排到最边上的就是一丝白线，如此一来，莲绣的荷花叶子就有了丰富的层次。莲不知足，她还想在荷叶上加一点儿用白丝线和淡红丝线绣起的露珠。

我说：“露珠只是白色，怎么可能是红色的？”

莲说：“露珠上面有荷花的红色，这样的露珠最美丽！”

母亲睁着空洞的眼睛满脸笑容，她敏感的手欣喜地摸着荷叶，半天没说话。

莲慢慢绣着荷花，一瓣荷花、一片荷叶在她的绣针下显现着各自的姿色，从深红过渡到淡红的是花瓣，从墨绿过渡到浅绿的是荷叶，那颜色好像新嫁娘的胭脂红、女儿绿。

莲绣出的荷花别有一种神韵，一汪池塘，一株荷花直直地挺立在中间，旁边还露一个有尖尖角的花蕾，羡慕坏了村里的孀媳妇。

有时莲还会绣上一两片残叶，母亲摸上半天，幽幽地说：“你在残叶上绣两只蜻蜓吧！”

莲想了想，绣了蜻蜓，不知为什么，母亲叹了一口气。

莲的刺绣成了村里孀媳妇们的最爱，谁家有出嫁的姑娘，陪嫁枕头上的花基本是莲绣的。

因为莲的原因，我们喜欢上美术课，美术老师“刷刷”几笔就能画出我们的神态，画中大头的头奇大无比，而我的头只剩下一双耳朵。

美术老师身材高挑，长秀发，不知为什么她总是一副很落寞的样子，但她手中